

围炉诗话

一函  
四册

新到  
书籍  
PDC

圍爐詩話自序

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隨其意以成章、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其所以失亡者、由乎詩人爲之何也、雅頌事關朝廷、非所當責、風乃閭閻田野所得與、而自漢以來、無復採風問俗、六義亡半、唐詩最盛、惟興比賦、不違乎騷、而已、五代中原雲擾、斯文道盡、吳蜀猶存吟咏、而皆專意于詞、其立言也、流連光彩、鮮與比、而多賦、宋雖詩詞並行、而未有見及于比興之亡者也、然而言能達意、賦義猶存、宏嘉之復古者、不知詩當

有意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惟崇聲色、高自標置、夫旣無意、則詞無主宰、紕繆不續、并賦義而亡之、攻擊者止咎其措詞之失當、以燕伐燕者也、詩非天降、非地出人爲之也、爲之者人、而壞之者又將焉、諉枯窮之夫、無一可以自遣、唯高談大笑、聊足適懷、而古今事之可以騁高談發大笑者、孰過于無自心、無六義之詩、辛酉冬、萍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煖、噉爆栗、烹苦茶、笑言颺舉、無復眈眈、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錄之、時日旣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一生困阨、息交

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皎然  
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宋人淺于詩、而好作詩  
話、適言是爭、貽悞後世、不逮二君所說、遠甚、蓋詩自漢  
魏屢變、而成唐體、其間曲折、既微且繁、不易測識、嚴滄  
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元妙、最易惑人、于盛唐  
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  
惑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  
又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定遠于古詩唐體、妙有神解、著  
書一卷、以斥嚴氏之謬、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

莊子

正媚口傷月山  
房藉甚乃知  
此本由藉甚本  
翻雕款式行款  
同

唐作者之意明破兩宋膏肓讀之則宋詩可不讀此中  
載其精要者而實當盡讀者也嗟乎事實有益于身耳  
周美成獻蔡京詩曰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官禮樂  
中遂致通顯詩如是者至矣衰朽謬語何足算乎修齡  
氏吳喬序

余既閱此本通種刻板未工禮聘  
西陰印社社印并而以前對則更  
方於此下序中已後五六字二序甚差  
後為系子甚差六可變也

圍爐詩話卷之一

崑山 吳喬修齡氏述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

枚詩十九首其中亦有東

漢人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

早。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

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

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

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宮體始淫。至晚唐而極。休文作

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至步韻

長春詩性佳

修序感者系

同見十五卷

七律詠史詩

中固有佳句

必將推泰山

必大少去以

宜同七律子

元美少所補

身力何身

文章上出以第  
中三辨柳以第  
力為也第人  
則不第也上固  
上在為去上上  
上以復為第也  
而後既其成也  
正不似後其甚  
何而曰夫

而極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為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為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為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為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歷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違于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為叔教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

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爲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  
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逢世之俗情。惟  
發己意故也。詩可知矣。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

詩有魔鬼。官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釘鉸。  
晚唐兩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繡。宏嘉之魔鬼也。今日  
兼有之。問曰。文旣知俗病與魔鬼。詩宜盡脫之矣。答曰。  
談何容易。宏嘉之魔鬼。實能淨盡脫之。餘則五十餘年。  
全在其中。行坐寢食。近乃覺之。而衰病無可進矣。正大



高古之詩。有來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節者。早自覺悟。毋若喬之憤憤。一生悔無所及耳。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爲急務。答曰。有有詞無意之詩。二百年來。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比興。葉文敏公論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則近。以詞求古人。則遠。公深然之。詩不容有異也。唐詩有意。而託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此病二高萌。

之宏嘉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意  
之爲病是以宏嘉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  
如乳母衣縱經灰滌終有乳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  
詩意之所在者卽宏嘉習氣也若詩句中無中原吾黨  
鳳凰臺鳩鵲觀自以爲脫去宏嘉惡道不亦易乎此病  
之難于解免更自有故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  
蘭不求賞識乃足爲詩六朝之詩雖綺靡而此意不大  
失自唐以詩取士遂關人事故省試詩有膚殼語士子  
又有行卷又有投贈溢美獻佞之詩自此多矣美刺爲

興觀之本。溢美獻佞。尚可謂之詩乎。子美于哥舒翰。先  
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傅太史漢宮題  
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詩之泛濫。實始于唐  
人。言近體詩。不得不宗之耳。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  
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如義山有感二長律。  
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遠  
至七百年後。錢夕公始能注釋之耶。意尚不知。誰知好  
惡。蓋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發

于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于鏗鏘絢燦。有詞無意之途。嗚呼。盛唐詩泛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難發。大都滯于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于險琢。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爲得之。

人誰有此工力所以開寶而後更無其詩也問曰若然則  
開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余愧謝曰此就後世人之  
病察脈擬方也君問太高須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明初之詩娟秀平淺而已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韓  
山童之稱宋裔也無目者駭而宗之以爲李杜復生高  
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爲異物  
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牛哂驢鳴  
其聲震耳宜爲人所駭聞數十年前蚓響蛩鳴亦復主  
盟中夏然蚓蛩止誤流俗阿師牛驢實誤有志之士昌

盛唐高名故也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真實而闇然、見者難識、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學不費工力、虛偽而的然、能悅衆目、便于人事之用、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可以羅雀、後鮮繼者、俗學之門、簫鼓如雷、衣鉢不絕、如震川、元美、時同地近、震川却掃荒村、後之學其文者、無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壽莫之作、猶漑餘膏、苟爲身計、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無奈醒人不能酌酒、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甚善、若欲見古先作

此後分疏雅  
尤知不可去  
雅能止已卯  
正有不信七  
律以四為勢  
美

者之意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不能見也

以唐明言之唐詩為雅明詩為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  
體為雅唐體為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為雅律詩為  
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為俗以古律唐律  
言之古律猶雅唐律為俗

詩乃心聲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則詩思月異而歲  
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惟留心于風雲月露則  
為李諤之所譏者而已人于順逆境遇間所動情思皆  
是詩材子美之詩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詩及至

作詩了無意思惟學古人句樣而已

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于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故曠物表者契于莊列爲次之怡情景物優閒自適者又次之嘆老嗟卑者又次之留連聲色者又次之攀緣貴要者爲下而皆發于自心雖有高下不失爲詩惟人事之用者同于鏡肩酒榼不足爲詩

禪者云凡人胸中惡知惡見如臭糟叛若不傾去清水洗淨百物入中皆成穢惡二李習氣亦然人若存彼絲



李青初人見好  
身著陳中他  
他人亦力祇  
老心以甚見  
不見名也論古  
堂有仁德多秋  
甚將其人外果  
古之三也也

忽于胸中任學古詩唐詩只成二李之詩

青樓狹邪良家子一入其門身心俱變縱欲從良無由  
自脫甚至甘爲倡鴛續置假女者二李詩絕無意義惟  
事聲色看之見好爲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  
淺夫不察一飲狂泉終身苦海及乎伎倆已成縱識得  
唐人門徑而下筆終不能脫舊調始進之路可不慎哉  
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謹記之

高廷禮惟見唐人穀子立大家之名誤殺宏嘉人四肢  
麻木不仁五官昏憤無用詩豈學大家便是大家要看

成山  
不水